

黄昏的河

杨福果

五指山山脉向南逶迤蜿蜒，在乐东和三亚交界处突兀成一座山峰，名曰青岭。青岭向南延伸直奔大海，其状如龙，是为龙栖岭。龙栖岭东西两端各分出两个小山脉，形似两只龙爪。往东在三亚地界，往西的在乐东地域。山海相连，逶迤数十里，天造地设般形成一个静谧的月牙形的港湾，是为龙栖湾。山和海构成乐东一景“青岭观海”。登上青岭主峰，南望，眼底是美丽的龙栖湾，西望则是乐东平原，田畴阡陌，楼房栉比鳞次。就在伸向西面的“龙爪”下，我靠自己的双手，锄头搁下山刀起，开辟出了数十亩果园，这就是我的乐园。

暮春的傍晚，我喜欢沿着铁城的街道散步，走到大桥上，倚着桥栏，看夕阳西下，晚霞缱绻，总是情不自禁地被眼前景色吸引住，脚下像是被磁铁粘住，迈不开了，于是在桥上把自己站成了一道“风景”，背后是来来往往从桥上经过的人与车。

不知是谁撩拨了夕阳，多情将铁城暮色燃沸。橙色的云霭，映照着石碌河，粼粼波光，水面缱绻起迷人的色彩。河岸两边，层林尽染，连掩映在绿树间的房舍，也被上了薄纱般的梦幻。眼眸里尽是落日余晖洒满河面，轻风拂过处，涟漪阵阵。桥上不时有车子驶过，飘来一句入耳：哇，好美呀！

是的，好美。天空像被染上了血红，晚霞绚烂得耀眼，不停地变换姿势、色彩，在天边云游，缓缓飘移。像小宠物戏耍，像鸟儿追逐，又像桃花灼灼绽放。河两岸的小山丘，仿佛被涂上了胭脂粉墨，格外地美，如童年爱不释手的万花筒里，那些让人恍惚的缤纷。

眼前这或浓或淡不一样的画面，或深或浅不一样的色彩，演绎的是同一个主题：归去。

每天这桥上，为生计奔忙的人流车流，迎着晨光去，华灯初放时归，许多人归心似箭，无心浏览。或许，你看别人是风景，却不知你在别人眼里，也是风景。踏着夕阳归去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人生。生活的方式千千万万种，而快乐与否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和体会。

曾经，河中的九曲桥、别致的凉亭增添了诱人的河上风景。如若不是置身这里，我还以为那些伫立的灯是江南的恬淡与温柔。而那一年的威马逊台风，猛烈来袭，将一份难得的安静与悠闲敲得支离破碎。一直到今天，石碌河还没有完全恢复“元气”，却不影响铁城人在河道上晨练，欣赏日出日落的心境。

在我的孩童时代，石碌河河床不宽，很多人在河滩上用石块围起属于自己的水洼地，将几个西洋菜往洼地里一丢，没两天菜根处便长出白白的须根，还有嫩绿的叶子，经过几个白天夜晚的阳光照耀和星光沐浴，不用打理，无需施肥，每天放学回家经过河边，会去看一看。

日头从东到西，一转眼一天就过去了，西洋菜一发不可收拾，生长迅速，把整个洼地覆盖。看上去是一片片绿色的水田，水田里还会有很多小河虾游过来游过去，给灰褐色的河滩增添了生命的色彩。收割西洋菜也是很开心的事情，小刀子齐刷刷切几下，便收获一把，够一顿了，带回家去做汤或者清炒，颇有成就感。

每天下午放学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最惬意最自由的时光。我们一路嬉闹顺着石碌河边走回家。一垄垄的绿色与厚厚一层矿粉的灰褐色的河床形成对比，夕阳的余晖落在我们回家的路上，显得如此宁静而美丽。

多年前，石碌河的北端，岸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家普通的茶艺馆。起初，这些茶艺馆多是露天经营，借助那些参天大树提供的一片绿荫，在树下砌起一些四方水泥桌，便为人们玩牌、喝茶提供了一片天地。后来，经营主为扩大生意，纷纷盖起了房子，有的甚至盖起了楼房，来喝茶娱乐的人更多了。

夜晚，凉风习习，有月亮的时候，坐在岸边喝茶的人，可以透过婆娑树影，看见河面上波光闪闪。喝茶的心境揉进了惬意。每一张小桌子的上方，都挂着一盏小黄灯。你若在河对岸望过去，浅浅淡淡的那些灯光，交汇成另一种灯的河，装点着铁城的夜景，让人有一种别样的心境。河道改造后，曾经有数年，河边这些茶馆关闭了，一片寂静。

这几年，灯光又亮了起来，茶客也渐渐多了。人气旺了，多了份盎然生机，整个石碌河北岸干净而整洁，那些原本就绿的植被，显得更翠绿了。北边的桥头处，种着很多三角梅，盛开着簇簇的烂漫，一眼看过去，红红的一片，在落日余晖中随风轻轻摆动，一种别样的观感。

在黑白照片的年代，常常能看到有人在河边的菜地边拍照，虽然是黑白照片，但那个时候，天蓝云白菜绿，河水在身旁流淌，洋伞在头顶上撑起一朵花儿，脸上的笑容是那个物资匮乏时代的满足感。

渐渐远去的夕阳，暖暖地斜照着，河面洒满粼粼波光，有时远远地看，竟然有点像老人脸上一条一条的皱纹，刻画着久远的过去，勾勒出小城新时代的美好，静谧而安详。而此时晚霞映照的石碌河，风帆连漪如花般盛开，河边椰树拂袖，不知为谁起舞，为谁婆娑，待暮色渐浓，它们便是暗的天幕下坚定的剪影，守候着夜的小城了。

河边也有木棉。花开时节，木棉的颜色像是镶嵌在两岸的葱郁间，远远看去，一抹抹，一团团，与西去的云霞交相辉映，与岁月相伴随。

遥遥相望的石碌大桥，桥上的车辆与行人，渐沉入河中的夕阳，彼此形成了莫名的契合。无论白天还是暗夜，不管天气晴雨，这桥，承载着矿山人數十年开拓的负重，流淌着人生的寒来暑往。而微风吹过石碌河，掠动的情绪，复杂而曼妙。许多经历，已是浮云，许多曾经，不再是曾经。而石碌河依然汨汨而流，不知疲倦，无论是晴天里的波光潋滟，还是风雨后的神气清明。

石碌河从山峦谷间走来，从城市的腹中穿过，从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淌过，宛转逶迤。多少个春夏秋冬，它守望着猴子山，守望着矿山之魂，它在代人的生命中存在，因存在而美好，因美好而永恒。

福地

人生况味

苏梦

园中遍植花梨，还有其他各种果树。沿着“龙爪”建房搭寮，果园中建一木亭，名曰：红森阁。园地的西边搭建一鸡舍，为数百只散养土鸡遮风挡雨。

虽然搭建了一个一百六十平方米的铁皮鸡舍，一字排开，严严整整，并搭建了供禽栖息的铁架。但在晚上，我发现鸡们根本不在鸡舍中栖息，都飞到树上去了。这一本领，可能是鸡们为了逃避蟒蛇和山猫的袭击才练就的。园中常有一些不速之客光顾，偷吃在草丛中的鸡蛋。有时，一些母鸡从山上或从草丛中带出一群毛茸茸的小鸡，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样子甚为可爱。刚当妈妈的母鸡变得温顺体贴，白天带着小鸡四处觅食，晚上则把小鸡严严实实地罩在翅膀下。倘若有东西靠近，它们即刻张开双羽摆出决斗架势，样子甚是凶猛。这就是为母则刚的伟大母爱吧！

土鸡白天在园中觅食，啄食青草和园中掉落满地的诺丽果、百香果，还有蔓生在林下的血通菜青草等等。我养的都是本地土鸡，体型小，因自由放养练出了飞天遁地的本领。求学英伦的孩子们告诉我，在国外，大自然中自由放养的鸡，鸡蛋价格是圈养的数倍。每到园中，只要听到打开铁门的声音，鸡们就会从山上的林间欢叫着朝我所在的方向飞来，充耳都是翅膀扇动的声音。它们围住我，用尖喙啄我的脚，到底是我对这个主人示好，还是抗议我不定时给它们喂食呢？抑或二者都有吧。离开时，它们温顺多了，吱吱咯咯簇拥着我，相送到门口，久久不忍散去。

园内已成飞鸟、山猫、兔子等动物的觅食之地。天一亮，各种鸟儿在树上啁啾，小鸟是园中的精灵。果子成熟后，摘果时我往往要留一部分在树上供小鸟们啄吃。我的果园成了各种鸟儿的乐园，它们衔草在树上筑巢、下蛋，还孵出一窝窝小鸟，悠然自得。山猫则在草丛中找寻我故意遗落的鸡蛋——捡蛋时我会留下一些给山猫充饥。小兔子则在草丛中

蹦蹦跳跳，快乐无忧。我知道，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

我的果园成了琼南文友聚会的好去处。园中植有忧遁草、南非茶等。朋友来访，随便扯一把，可煮出一锅黄澄澄热腾腾的茶水，友人更愿意在木亭中慢慢品茗，谈诗论文。

客人们在木亭中品茗闲聊的间隙，我的小兄弟们就地取材开始做菜。园中有木瓜、地瓜叶等各种蔬菜，都是绿色食品。再到三百米外的渔港买几斤刚上岸的海鲜，煮一锅杨桃或酸梅豆鲜鱼汤。园中的招牌菜自然是土鸡，其肉质没有油腻感且结实，其色金黄。在花梨树荫下垒三块石头，安上一个土锅；园中有收剪花梨树的枯枝，煮鸡喷出的香气氤氲在园子中，诱人食欲。以这种土法煮出来的鸡肉，保持原始的美味，让客人赞不绝口。

这片果园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。背山面海傍河，上风水上天赋之地。翻过山脊是传说中当年七仙聚会的石壁。山脊往上二公里是《崖州志》记录过的仙井，还有七仙洞、仙人足印、石柱、石公坎等，处处仙踪。园子的西边穿过一片果地就是抱沱河，沿河两岸万亩果园，如同一张巨大的绿毯，一直铺到了北边环岛高速公路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。

时间穿越至二十一世纪，这个原处荒僻之地的果园成了风水宝地。高层楼房如同一个个巨无霸矗立在山海之间。在果园的西边，方圆二公里的范围内有旅游公路、环岛高铁、西环铁路、海榆西线国道等。它们把我的乐园夹在其间，形成了闹中取静的秘境。

这里往日极少人烟，花果飘香的土地，如今热闹起来，工程车挖掘机来往穿梭，来过冬的“候鸟”操着南腔北调在山水间游荡，有些还回到我园中拜访，饮茶谈天，一来二往成了朋友。果子成熟时，还让他们免费摘一点。有时候，我不在园里，他们就自己摘果或捡鸡

蛋，然后把钱钞压在木亭中的茶桌上。想不到这种已经绝迹的古礼，会在天涯僻地得以重现。

这片果园，是我魂牵梦绕的热土，诗意的栖息之地。身心俱疲的时候，我会离开居住的喧嚣小城到园中小住几天。白天，吃过水煮鸡蛋的早餐后开始劳作。修剪树枝、喂鸡捡蛋、给果树施肥、除草、种菜，忙得汗流浃背。看到满畦嫩绿的蔬菜，灯笼椒像红灯笼一样挂满枝头。还有硕果累累的木瓜、芒果、荔枝等等，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累了，就一路小跑到海湾游泳或垂钓，一湾碧水漾着微波，我在碧波中舒展双臂，拨着浪花尽情享受微波的爱抚，凉爽惬意，身心得到净化。港湾是鱼虾的觅食场，往往收获甚丰。

俗话说，能吃就能做，其意是指一个人的身体健康，对此我有很深的体会。我就是通过劳动，让人到中年的身体还保持着壮硕。所以说这个果园也是我的养生福地。

夜晚，可安静地坐在屋里读书、写作或者思考问题。静夜里，山上林涛阵阵，仿佛在述说着昔日的繁茂；海上传来有规律的涛声，似乎吟唱着远古的丰饶；包裹着植物气息和咸腥的海风在园里交汇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

半夜醒来，我喜欢到亭中独坐，看窗外幢幢大楼上变幻莫测的彩灯，和满天繁星辉映闪烁，听蟋蟀弹琴宿鸟幽鸣，心便沉醉在那美妙的意境中。

园中的清晨是美妙的。一轮红日从山顶上缓缓升起，青岭翠峰上云雾缭绕，万道金光照射着刚刚苏醒的大地，沉寂了一夜的园子倏然间喧闹起来。土鸡们欢呼着从树上争相飞下来，在林间觅食。山脊上的山鸡鸣叫着，那美妙的声音此起彼伏；小鸟在树上欢跳着，尽情地啄食小虫子。青草上挂满晶莹的露珠，一派勃勃生机。

此时，我喜欢在林木葱郁绿荫匝地的果园中徜徉流连，这是天然氧吧！吮吸着湿润清新带有花香的空气，顿觉心旷神怡，好想变成一只小鸟，自由飞翔餐风饮露。

最享受的是劳作后的午后。白斩一只红脸小公鸡，炒园中的山楂叶，再炒一盘地瓜叶，外加一盘花生米，一杯山栏米酒，悠然独酌、微醺浅醉。再摘一个椰子，砍开一饮而尽。倦意袭来，躺在花梨树下的吊兜里，手里捧着一本心爱的书籍随意翻阅。山风伴着海风在园内吹拂，太阳曝晒后的暑溽全消；树上鸟儿在啁啾，地下鸟儿们欢呼，落叶萧索，仿佛一曲天籁般动听的催眠曲。书本不知不觉地掉到地上，我渐渐进入了梦乡……

诗路花语

农家庭院

■ 倪俊宇

是哪一缕晨风，加快脚步
将消息传遍整个瓜棚
第一朵黄花，点燃小小的灯盏
那温柔的光芒哟
擦亮节气，写诗的灵感
满棚的绿蔓缠紧了
曙光亮丽多彩的构思

一个又一个鲜艳的词
错落有致，挤满
农家炊烟飘升的时光
花瓣妍美的细节
瓜果丰满的形象
一篷绿风染翠乡音笑语
令棚下茶壶斟热的
意境，飘荡出
泥土与农事的馨香
哦，洋洋民谣情趣的
小诗，生动了
农家火红生活的版面

一枚天涯海角的翠琼

■ 张竹音

从天涯海角上岸的石头
透着水的光环
像是大海的内心独白
虽然失去了棱角
却信守着那份誓言

我把它拥在胸口
胸膛里便波涛汹涌
仿佛听到了两颗心的跳动
那是多么亲切的旋律啊——
像是亿万年的久别重逢

都说大海之心深藏不露
淘尽爱恨情仇——
把一座青山淘成了石子的故事
让我清晰地看见：
大海内心装着对天地的纯美与善良

也许是沙滩的温柔
记录了无数人间爱的誓言
将大海内心的倾诉
——沉淀成天涯海角的翠琼
正赶上，我在海百合的化石里
恢复了水性

尽管如此，我能跳过龙门
却已游不回琼轩的故事里
我不能把这枚深翠之心据为己有
就以拥抱大海的方式
为这枚翠琼播种下海百合的春天

满江红·母瑞笛悠

■ 毛末

华夏风夜，滔滔涌，南溟潮起。
工农奋，竹林茅舍，旭阳绚丽。
椰寨天兵飘急雨，
洞山矢志坚贞赤。
砥中流，孤岛斗顽凶。
狂涛急！

潭口渡，枪炮密。沙帽岭，施埋击。
信红旗不倒，廿三年立。
母瑞笛悠霜露冷，
僚阳鼓荡风雷激。
巍巍乎，英烈铸丰碑。
青松碧。



《绿的音符》(油画)
周铁利作

下棋琐记

人生况味

陈亮

每天我都会抽空下几盘象棋。象棋于我，渊源不深，但缘分很足。不是如鱼得水，但可遇不可求。

我一直固执地将“棋品即人品，人品即文品”奉为圭臬，这样推断出棋品即文品，只有不断地写作才能练就良好的文章——文章千古事，妙手著文章。只有不断地下，才能领悟下棋的真谛，从而达到随心所欲、高屋建瓴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下棋以前是没有入门的。就像披了一件袈裟，就可以兀自称其为“得道之人”或“皈依佛门”。象棋这道坎，在不惑之年似乎才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可以行如流水，也可以战战兢兢，也为对手的妙招和自己的不断突破而沾沾自喜、自得其乐。

说起下棋，前三步当头炮、马先跳，然后出车，成了固定格局。没有棋谱，也无心插柳。

柳成荫，自诩已经摸索出一套虽千变万化也能不变应万变的走法。

我和老爸下棋，他历来不屑，因为我的棋路，其实刚开始时我就是剽窃他的走法。

我历来认为，下棋比起另外一些娱乐休闲项目高雅不少。

你看，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经典场景，是两个人对面而坐，茶展示茶文化，棋渲染或紧或松的氛围，没有如坐针毡，但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暗示——一个棋子落下，一个

字——“将”，便将事件的悬念到达了高潮。而语言的暗示不外乎“笑里藏刀”“针尖对麦芒”！

但是，很可惜，我的这种对象棋的爱好，没有普及到他人，特别是我的亲朋。棋局与饭局的最大不同是一个理性一个感性，而聚会之前的前奏往往是麻将为上，手机其次，不知道下棋能排到后面哪一层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。其实象棋的身份也是隐蔽而伟大的。这种高潮来临前的理智，应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褒扬。

终于等到一天，麻将的人凑齐了，剩下我和五叔干瞪眼。我直言不讳，如果能和五

叔下棋，就好了。没想到姐姐和妻子反应之快，“我们去买！”我和五叔在屋顶花园，在我家的后花园，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我说，五叔，我知道你棋下得好，但我也是在网上下过的。言下之意请五叔不要轻敌、藐视乃至敷衍了事。我俩很快就打开了局面，开门见山，然后遂迤曲折九转回肠，到悬念迭起，高潮突出，但几十个回合下来，我只有乖乖认输。仿佛耳边响起网上下棋时经常听到的，“将遇良才，痛快，痛快！”“阁下，再来一盘！”

母亲来到后花园，见我眉头紧锁、屏气敛息，马上看穿了输赢，“怎么样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哈！”我对五叔的崇拜自此达到五体投地。令我匪夷所思的是，有一天，我对老爸说起五叔的棋艺高超，老爸不禁呵呵笑，“你真是井底之蛙，高手在民间。你知道上回你五叔和那个买菜的远房亲戚下棋，结果怎么样？”我好奇地问“咋了？”“你五叔说他一盘没赢，孔夫子搬家——全是‘输’（书）！你以为他没有棋艺，他可是一天都要在广场下几个小时的！”

是啊，老爸说得我感同身受。无论干什么，只要不断加油，就能熟能生巧，就像卖油翁。我心里冒出这么一句高大上的话——“朝闻道夕可死矣！”下棋，重在过程，哪有真正意义上的输赢呢！

